

1986年

短篇小說等選

1986年
短篇小说争鸣选

刘承云 编选

农村读物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北京

责任编辑：周承刚 马奇聪

〈 1986年短篇小说争鸣选 〉

刘承云 编选

农村读物出版社 出版
新华书店首都发行所 发行
秦皇岛市卢龙印刷厂 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1/32 印张11.5 字数255,000
1987年9月卢龙第一版 1987年9月卢龙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21,000

ISBN7—5048—0131—3/I·20
书号10267·93 定价 2.15元

前 言

在阵痛中觉醒，又在阵痛中成长，这也许就是十年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全过程。从伤痕和反思文学的诞生，到今天纪实文学的深化，不是都深深地承受了社会各个方面所传导过来的阵痛了吗？是啊，一切都在急速地变化，而伟大时代的丰富的生活内容，又给作家们的创作带来了取之不尽的源泉和更加多样性的艺术表现手法，使人们目不暇接。诚然，作家也许永远是苦闷的，因为现实需要他们担负更多更重要的社会责任，而艺术又在召唤他们在人类心灵更高层次上的求索，于是如何才能把握好现实与艺术的凝聚点，则成了作家们刻意追求的目标。短篇小说由于其自身的特点，在这方面，就更是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

这本小说集，主要收集的是1986年部分比较有争议的短篇小说。她们中有写农村生活的，也有写城市生活的；有写学校生活的，也有写家庭生活的。总之，她们都大胆地写人生，写人性，写今天发生在我们生活中的人和事，尽管某些作品中的观点笔者不敢苟同，某些艺术表现手法，亦不尽皆以为然，但她们从不同的生活侧面，反映变革时代的社会风貌和生活气象，却是不容人们所忽视的，如《血魂》、《舅舅外甥》等作品，反映的是农村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情况，其中有平实的，也有惊心动魄，甚至是血淋淋的，但却都能引人深思。那么，作品中揭示出来的个别的消极现象，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吗？笔者认为不是。因为，

虽然目前农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但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尚未占主导地位，在农民中，封建主义及其他一些落后思想、舆论力量、道德因素和陈腐的价值观念还严重存在着，所以它们是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老问题，而不是改革、开放带来的新问题。随着改革和开放的实行，有些旧东西也许有机会沉渣泛起，但是它最终将会被改革和开放的两大巨轮所碾碎。农村是这样，城市也是这样，尽管它要比农村更复杂一些。《被切割成两半的太阳正在升起》，反映的便是金钱对政治和婚姻爱情的侵蚀；《无主题变奏》，不无根据地描写了当今“多余人”的形象；《遗“？”》则通过一个小人物的死，引发了人们对一些问题的思考。

作家除了讴歌，还应当作些什么呢？书中通过作品回答了这个问题。作品中揭示出来的一些问题，虽然并不都是生活中的主流，但它毕竟是存在了。因此，一切作家都有责任去研究和寻找它产生存在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因为承担反映和改变社会现实的使命是作家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

一切新的观念和新的艺术表现手法，都有探讨的必要。因此，我们在每篇作品后，又都附上了几篇书评；虽然，它们互相间有不少观点是不同的，但却可以起到开阔视野，启迪思辨的作用。当然，要想对作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最终还要取决于自己对生活的理解和对社会的实践。

编者

1987年7月

目 录

前 言	(1)
-----	-------

隐痛	李景田 (1)
漫评《隐痛》	常 思 (27)
隐痛后面是更新	吴秉杰 (31)
理智·感情	李景田 (34)

被切割成两半的太阳正在升起	晓 剑 (37)
狼来了	陈泽群 (52)
针砭时弊的警世新篇	熊开国 (56)

邻居, 一个单身汉	巴 威 (59)
求做真正有才华的文学家	蓝 晔 (76)
探索中的迷失	维 安 (80)

无主题变奏	徐 星 (83)
当代文学中的荒谬感与多余者	何 新 (113)
天凉未必秋	许振强 (127)

血魂	张 平 (136)
读张平的《血魂》	李国涛 (178)
《血魂》的启示	邢小群 (182)
一点异议	石民民 (186)

- 倪慧.....马赵碚 (188)
 它在哪里失误的.....罗 微 (207)
 效果和意图为什么相矛盾.....张忠富 (210)
 关于《倪慧》的讨论..... (214)
-
- 荒滩.....黄佳星 (218)
 不容忽视的败笔.....肖 煜 (240)
 潜网下的悲剧.....矢 羽 (244)
-
- 舅舅外甥.....冯积歧 (248)
 写历史和道德的错位.....肖云儒 (260)
 悲剧性冲突和冲突的悲剧性.....李国平 (263)
-
- 黑篷.....高 锋 (267)
 需要有更高的“观察点”.....汛 海 (287)
 谈《黑篷》的“得”与“失”.....钱志华 (291)
 一个令人深思的反抗者形象.....马 奔 (296)
 在寿宝行为的后面.....苦 茶 (300)
-
- 杨柳枝.....郭 明 (303)
 知青题材的新探索.....傅国帆 (319)
 桂枝是一个凝固的概念.....楚 云 (323)
 “出去，还是进来？”.....程文超 (327)
-
- 魂.....韩 明 (331)
 发掘深刻的主题.....徐德祥 (341)

这也算典型吗?姜利平 (345)

《魂》之魂李湘军 (347)

寂寞之夜李 芳 (350)

人啊, 要耐得住寂寞胡 言 (354)

遗“?”温 泉 (356)

“?”监 介 (358)

隐 痛

· 李景田 ·

为了造电缆，一家人老是统一不起来：

夏宝奎主张不造。他说：“喝脏水花脏钱早晚是病。别看人家抓钱眼热，咱们过安守本分的日子心里踏实。”

二儿子秋祥说：“人家不都在搞吗，报上不是还表扬人家了吗？电缆不也是被国家买去了吗？……”

大儿春祥赞成父亲的观点，说：“咱干事要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秋祥不敢对父亲发脾气，对哥哥可不客气：“当了几年大头兵，长出息了，回家来卖狗皮膏药！咋没让你当政委呀？”话里话外，象是捎着点父亲。

母亲没态度，总是息事宁人：“都少说两句吧……”

秋祥说：“国家让你坑，你不坑他他还不高兴哩，不坑白不坑！”

母亲急急地堵秋祥的嘴，“你小点声吧，小祖宗，胡心个什么呀！”

春祥气得冲弟弟翻白眼。

夏宝奎眼瞅着两个儿子一天天长，要给他们盖房，娶媳妇，没钱。靠土里扒食，难：“唉，为了这个家，为了你们弟兄成家立业……”

夏宝奎终于作出决定：

造电缆。

如今下手造电缆已有些迟了，和别家搭伙吧，别家早都结了伙；自家独撑一摊吧，得买柴油机，买包胶机，买原料，哪有那么多资金？向银行贷款又贷不出来，只有通过夏发祥才行。

铜线、胶，买不到平价的，可以买议价的。可是电缆造出来卖给谁呀？还得找夏发祥。

现今惯例，求人办事起码得请客。于是夏宝奎要请夏发祥。

酒菜备齐，夏发祥来了，还提着个书包。

“你们也不富裕，摆这个干什么？我真想不来，又怕二叔你多心。”夏发祥比夏宝奎小不了几岁，因为农村讲究辈数，彼此称呼是不能含糊的。

夏发祥从书包里掏出“衡水老白干”墩在桌上，又把午餐猪牛肉罐头、烧鸡、香肠放在案板上，“婶子，切切！”

本来是求人办事，请人家，人家却带来如此厚礼，这可咋说呢？女主人急得直抓围裙；夏宝奎惶然得说不出话。

席间，夏发祥有说有笑，频频替夏宝奎夹菜、斟酒，仿佛他才是这屋的主人。他一口一个“二叔”，仿佛他有求于夏宝奎。

“二叔，我整天在外面穷跑，顾不过来照看你，你要有什么困难就说话，别等着我来问。”夏发祥很文雅地夹了一粒花生豆儿，放在嘴里有滋有味地嚼着，“一笔写不出两个‘夏’你可千万别见外。”

“那是，那是。”夏宝奎讨好似地笑着点头。

“发祥又不是外人，有话你就说呀？”女主人催促丈夫。

夏宝奎终于说出了他准备生产电缆的计划，乞求着夏发祥能给他帮些忙。没钱，没本事，说话都不硬气。

夏发祥胸脯一拍，满口应承。银行贷款，他包下了。不过银行贷款明着利率是×分×厘，暗着得加倍，多出那部分款留作银行职工的“奖金”。不然他出面也贷不出款来。他反复解释，他在这里不沾分文。

夏宝奎咬了咬牙，说了声，“贷！”

至于推销电缆嘛，好办。不过得先小人后君子，丑话说在前头：他负责跑合同，每张合同他提成20%，就是说，卖1000元电缆，有他200元的推銷费。他说这20%里面包含着给买方业务员的“好处”，还有请客、送礼、烟酒、出差时的车船食宿等等费用。他一再表示，这全是为乡亲们帮忙，他夏发祥没大油水。

这套章程，夏宝奎早就听别人说过，他有思想准备，所以很痛快地说了句“行。”

夏发祥临走时撂下一席话：“二叔，你再好好考虑考虑，这事不光是对你，都是这么办的。要是光咱爷们儿，还不好说吗，缺钱花只要你说一句话，有我花的，就有你花的。至于规矩嘛，乡里乡亲的，不能弄出两套章程，免得大家闹意见。”

送走夏发祥，春祥说：“宁可不干，也不让他敲竹杠！”秋祥瞪眼冲哥哥嚷嚷：“你不愿干，没人强迫你！”

“睡吧，睡吧！”夏宝奎自有主见。

二

夏宝奎的电缆投产了。

四平村卖出的电缆却出了岔子——川江市机电公司的女经理找上门来了。

女经理终于摸到了四平村。她见对面过来个骑自行车的年轻人，便上前打问：“同志，去四平电缆厂怎么走？”

年轻人跳下自行车，打量女经理，“是采访？”

“不是。”

“买电缆？”

“不是。”

年轻人迟疑了，忽然掉转自行车，“跟我走吧。”

年轻人把她引到村委会，对她说：“我叫何辉，是这村的支书，找电缆厂有什么事，可以对我说。”

“噢。”女经理打开文件夹，取出证明信，递给何辉。

何辉看着证明信皱起眉，信看完了还不肯放手。“你先等一等，我去看看负责人在不在？”

“能领我到厂里看看吗？”

“挺脏的，没什么好看的。你先歇着吧。”何辉把信放进口袋，出了门。

女经理信步踱出门，在院里转个圈，不觉不由出了大门，拐到村委会房西的麦场上。

场上置着四副合线机，八个人正忙碌着合线。八条赤裸的臂膀，大汗淋漓，油光发亮。

女经理走向距自己最近的夏秋祥。秋祥头不抬，忙着手里的活儿。

合线机是土造的，一副自行车轮盘、飞轮、链子组成传动装置，人摇动自行车脚蹬子做为动力，下面是一副爬犁似的木架子，能在合线时随着线渐渐缩短而朝前移动。

“忙呢？”女经理搭讪着问。

秋祥没理她。

“这是干什么用的？”女经理指着正在合股的胶线问。

秋祥象是没听见。

素不相识，谁招惹他了？看他一副凶相，怪没人味的！她心中顿时产生一种对北方人的厌恶感。

女经理很尴尬，留下来实是难堪，离开又心中不舍。她背起手，沿着合股的胶线朝另一端走。

胶线的另一端的夏宝奎正用力扳着固定胶线的木架子。见女经理过来，他放下手中的活计，朝她打招呼：“热吧？”

“真热。”女经理心里凉爽了些，“你们可真够辛苦的。”

“庄稼人，凭力气吃饭。有营生干就不错了。”夏宝奎洋溢着满足之情。

“快干活吧！”秋祥在另一端吼叫道，下面嘟哝些啥，这边听不大清。

夏宝奎朝女经理笑了笑，重又把手指插进胶线间来回地抻劲。

“原来在这儿，”何辉脸色微红，笑着往回叫女经理，“走吧，这儿太热！”

“你是四平电缆厂的负责人吗？”

“是。夏发祥。”

“我从广西来……”

“听说了。”

“你们的电缆不合质量要求。”

“怎么说呢，我们的电缆卖遍全国，唯独你们认为不合格。一个卖，一个买，卖的说货好，买的说货差，有什么办法呢！”

“电缆生产国家是有质量标准的，合不合格不是哪一个人说了算的。如果你们觉得我们对你们产品要求太苛刻，咱们可以到有关部门去鉴定。”

“这鉴定什么，你们不是早就退货了吗！”

“货款为什么还没汇给我们？”

“没钱。”

“那你们打算什么时候退款？这次我就是来取款的。”

“这不好说。有了钱，马上给。没钱，也没办法。如果坐监狱能赚钱，我宁可坐狱也还你们钱。”

“这么说，我这趟算白跑了。”

“不白跑，还可以到县委、工商局告我们一状。”

……

“你们的厂房在哪儿？”

“有事吗？找厂方有事，我代表了。”

“我想看看厂房、设备。”

“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你认为没有这个必要吗？”

“我看没必要。你买电缆，我给你电缆。你不买电缆，咱们大路朝天，各走半边。”

“房西的麦场就是所谓的‘中国四平电缆厂’吧？”

“那是社员们搞副业，与我们厂无关。”

……

“你认识陶伦吗？”

“认识。”

“怎么认识的？”

“他要买电缆，我要卖电缆。就这么认识的。”

“通过谁介绍？”

“报纸——广告。”

“我们川江市有电缆厂，他偏偏到华北来买，而且质次价高，你能帮我想想吗，这是为什么？”

“这你怎么能问我呢？你问他去好了。你们在一个单位工作，不挺方便吗？”

……

“我佩服你！”

“是吗？”

“佩服你！”

“那好。”

“不过你记住，我不把所谓‘中国四平电缆厂’搞个水落石出，我这经理就不当了！”

“你跟我说这有什么用呢？”

……

三

夜里，下了一场“关门雨”。

乡村公路凸凹不平，车辙沟和路面坑洼处汪着一条条、一片片包含着泥沙的积水。路旁的杨柳树上响着躁人的蝉鸣。

头伏萝卜，二伏菜。春祥要在那片收过土豆的地里种白

菜，快到二伏了，节气不饶人，得抓紧时间往地里送肥。

土肥，很重，架子车的绳袷煞进了他臂膀上那厚厚的肉里。路不好走，他把架子车的两轮骑着车辙沟，他自己踏着车辙沟的边缘，左一脚，右一脚，来回地闪跳，躲着泥水走。

很累。

太阳有些发晕，却又乌突突地热，闷热。气压低，庄稼地里散发着潮热的气。还有那恼人的蝉叫，还有……唉，他心里很烦躁。

他刚刚和弟弟拌了嘴。

弟弟在鼓捣柴油机。

他从夏发祥家回来。

“夏发祥太欺侮人了！咱把第二批电缆都交了，他连第一批电缆钱也不给。钱明明在他手里压着，却硬说买主没汇来。”春祥说。

“管他呢，少不了咱们钱得了！”

“咱们贷款要交利息。他用咱的钱白用……”

“小算盘！”秋祥连看都不看哥哥。

“你倒大方，白给他干呀！”

“没利谁也不起早。你不白给他干，他肯白给你干？算帐得算总帐，总的算有赚咱就干。赔了……哼！……”

“哼什么？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行了行了，这儿用不着你！”

“到一块就吵！”父亲从屋内出来，对他说，“下地去吧！”

“扑”，一脚踏进水洼里，解放鞋里立时灌满了泥汤。

“嘭”，他放下架子车，直起腰身，汗珠顺着脊梁沟流了下来。

他在部队当兵时，就听说家乡富了。报纸上、广播里称四平村是冒富村，说冒富村出了个夏发祥。夏发祥不仅自己富了，还带动全村富了；他个人富了，不忘集体，不忘国家——为村里修了一座桥，为村小学捐款一万元，翻建校舍……夏发祥，不就是那个已出了“五服”的本家哥哥吗？谁不知道呀，五六年初中毕业，到县五金厂当工人，因为小时养得娇，每月三十几元工资不够他自己花。五八年大跃进，下放回四平村，他回村后见了农活就头疼，整天东跑西颠跑买卖，鸽子、长毛兔、打火石、羔皮、汽油桶……什么都倒腾，也不知他是赔还是赚，光见他浑身打浑身，家里一摊子全扔给了老婆，一点指望不上他。为这，村里没少批判他。可是，批判会一过，他又跑了。六三年，他托人到县医院当临时工，烧锅炉。他又添了新毛病——赌钱。赢了就吃、喝、抽，大手大脚；输了就借，就偷家里的东西卖。有一次因为赌钱，城关派出所拘留了他，耽误了医院送暖气，冻得病号叫苦连天，医院领导很恼火，把他开了下来……就这么个夏发祥，如今成了人物，难道老实肯干的夏春祥会不如他？谁知，他复员到家一看，自己还真的不如夏发祥。唉，这叫咋回事呢？……

啊，迎面来了个女人，烫发，筒裙，高跟皮凉鞋，无袖绣花绸衫……那个女经理。夏春祥倏然生出一个念头，想拦住她，告诉她许许多多有关夏发祥的情况——除了他自家的